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批成果发布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19日,由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和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作协于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此次发布会集中展示了出版扶持、翻译扶持、理论批评建设扶持3个专项的首批成果。其中,出版扶持专项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的形式推出,每个民族各一卷。本次发布会推出了壮、回、满、维吾尔、苗、彝、土家、藏、蒙古、朝鲜10个民族的选本,共10卷19册。翻译扶持方面,推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10册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2012年)》25册,前者将347位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品翻译成汉语,后者将2012年汉语优秀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5种文字。理论批评建设扶持方面,推出了《中国党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一书,是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14个民族的28位专家学者的论文。这55册作品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丹增在发布会上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全面实施意义重大,既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维护民族团结统一,也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他建议,在编选作品的过程中,要严把质量关。编选者不要因为自己不懂母语和视野的狭窄而漏掉那些真正优秀的母语作品,对入选作品的质量不要因为是少数民族作家而有所照顾,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把优秀作品挑选出来。

白庚胜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批成果的正式出版,是多民族作家共同书写“中国梦”的佳音。中国作协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领导体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任务书和时间表,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组织工作者无私投入、辛勤奉献,表现出极高尚的思想品格、极强烈的审美追求,使得首批成果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和这么高的质量顺利推出。为推动工程的进一步发展,要继续提高对这项工程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尤其是文学意义的认识,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圆满完成工程各项任务。

在发布会上,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苏里坦作为各卷主编的代表进行发言,介绍了编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感想;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爱政介绍了首批成果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副主任尹汉胤介绍了该工程的组织工作情况。发布会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主持。

发布会后,中国作协向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等单位赠送工程首批成果图书。

麦家《解密》,重新出发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一个月前,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英文版在21个国家同步上市,并被收入“企鹅经典”文库。很快,这部小说掀起了强劲的“麦旋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以大幅幅和重点版面报道这位中国作家和他的小说;亚马逊网站上《解密》的销量不断增加,甚至连作家本人都略感吃惊;今年,还有35个国家的读者将阅读到不同译本的《解密》。《解密》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能在出版后的12年间保持畅销,并在眼下受到各国读者的追捧。这背后的坚持和辛苦,麦家知道,麦家的朋友们也知道。

4月20日,莫言、李敬泽、麦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坐而论道”,谈论麦家《解密》的“重新出发”。距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会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挤。主席台前的空地,两侧放杂物的桌子,甚至连三位嘉宾在台下的座位都被喜欢麦家的读者占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麦家似乎有些紧张,就像他说的那样,听别人当面谈自己的小说,总归还是有些别扭,以前只觉得批评让人不舒服,现在发现好话也会把人压垮。

为什么是《解密》? 为什么是麦家?

此番《解密》在欧美的走红与“企鹅经典”文库不无关系,这也是“企鹅经典”文库首次收入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与此同时,麦家也成为美国FSG集团书单上的首位中国作家。为什么是《解密》? 为什么是麦家? 麦家觉得,自己总有点神秘的气质。他更愿意相信,这份运气是他善良、质朴的老母亲带给他的。

莫言由衷地为麦家感到高兴,他认为,《解密》跟过去的小说都不一样,麦家在这个领域里算是一个拓荒者。小说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也很难处理的题材,但麦家把它处理得很好。多年以前,自己也曾经与麦家有相同的经历,在军队里做情报工作。刚开始写小说时,莫言也想把那些年收集的素材写出来,但觉得这类题材的困难和限制太多。他说,我没找得到“解密”的方法,但麦家找到了。

2002年《解密》在《当代》发表时,李敬泽曾撰文写道,这部小说让读者通过麦家“阴冷而偏执”的叙述,看到了“我们的心疼”,和一部小说可能不速朽的可能。时隔多年,他依然坚持当初的判断,认为麦家将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引入了中国文学,这正体现了其作品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学注重身心的传统相比较,麦家更注重对人类理性和智力的探索,而这一点在西方文学中是有传统的。作为对这一世界性主题的关注,麦家小说受到读者欢迎,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说,“麦家像博尔赫斯一样对人类理性的限度、力量和疯狂,进行深入的想象和理解,他是一个对世界有着巨大想象力和表现力的作家。”

《解密》最终解开的是人的秘密

《解密》讲述的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奇人容金珍的故事,这个数字天才在神秘的701从事着一场智力战争。说起自己小说里的人物,麦家认为,无论是容金珍还是诺诺,他们都是为国家安全和勇敢的行人,只不过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背靠背,注定要扮演着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可悲的是,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

挥别大师 教益长存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

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本来有过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但因他生病错过了。感谢这个天才的头脑,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小说,他也发明了让自己永生的方式。

评论家李敬泽以“一个亲切的对我有深长教益的长者的离去”来形容马尔克斯。他认为,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观点、态度和方法,他给每个关注文学的人带来了一种震撼性的影响。很难举例说出他的作品怎样影响了自己,一个伟大的作家所产生的影响是静水深流的。他说,我最初读到《百年孤独》时明白,原来文学是可以这样看世界的,原来这个世界在一个小说家眼中、在他强劲的想象力和提炼能力中,可以变得如此神奇绚烂又本质凸显。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30年前,作家李洱在一辆绿皮火车上看到了《百年孤独》的这个开头。它奇异的叙述方式一方面让李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让他昏昏欲睡。当他再一次翻开小说时,马尔克斯的笔尖带给他一种天地初开的清新感。他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深刻印象由此产生,小说叙述速度之快与传统经验里的中国式家族小说迥然不同。李洱觉得,《百年孤独》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是小说中的皇冠。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

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虽然自己后来的写作与《百年孤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仍然要对它表示敬意。

作家麦家谈到,“马尔克斯是我心中高不可攀的文学巨匠,这个因为创造了一种新式小说而伟大的大师,像一个人一样影响了中国作家。他的作品如同饥饿状态下遇到的美食,需要珍藏,在抽屉中,不忍心一次吃完。我希望自己还没把马尔克斯的书看完,希望马尔克斯的作品一直像一个传说一样存在,自己从来没有看到、没有摸过。”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孤独的影子,在获得诺奖的演说中,马尔克斯以《拉丁美洲的孤独》为题讲述了他对世界、人类、政治和文学的看法。面对人类永恒的孤独,他希望在某一个未来世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家世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这第二次机会。

西班牙文学专家陈众议1989年曾见到过马尔克斯本人。陈众议问马尔克斯选择题材的标准是什么,马尔克斯回答:“很难有什么标准。要说有,那也只会是一种激情,一种创作冲动。我选择哪种题材投入创作,从不考虑创作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什么最使我激动,我就写什么,竭尽全力去写。”马尔克斯说,自己的小说具有同样的主题,那就是孤独。“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70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43

他的作品中屹立着民族的魂魄

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957年,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出现仿若平地一声惊雷,震撼了当时的文坛和读者。这部被茅盾先生誉为“里程碑式作品”,迄今已发行500余万册,译成7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评剧和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他写下的《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等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梁斌留给人们的财富远不止于此,他的剧本和书画作品,他以战士自比为真理而战的丰富人生经历,他对文学事业的热忱和奉献精神,都深深地启迪着后来的人们。

4月18日是梁斌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湖北、辽宁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梁斌的亲属故友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天津市作协、天津市文联、梁斌研究会承办。

梁斌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造诣精深的文学大师、风格独具的书法家 and 国画家。他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受到革命文学的熏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梁斌阅读了大量的进步文艺作品,16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此后,他以笔为枪,在战斗间隙勤奋创作,先后发表30余篇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创作出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和《翻身记事》“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这些作品历经岁月洗礼,至今依然能够激起千万读者的共鸣。

“满天星斗,一华落地来”,铁凝追忆了梁斌慷慨豪迈、百折不挠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她说,梁斌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名高擎着真善美的火炬的文学战士,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他留下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精品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名字和作品已经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红旗谱》让人们看到,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水乳交融;而经典文学作品和新媒介也可以共生共荣,相互扩展和提升。当然,让人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部作品中屹立着的我们民族的魂魄、民族的风采。

文如其人,伟大的作品总是和作家伟大的人格相互映照。铁凝谈到,梁斌是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他对文学怀着虔诚、敬畏之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民族、文学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关键问题。“人民”和“生活”始终是他的生命和创作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一生淡泊名利,有燕赵侠士的慷慨豪爽之风。在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期间,他热心培养、扶掖文学新人,为文

学人才的成长和文学队伍的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梁斌先生,就是要从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中汲取力量,更加深刻地体认我们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为谱写“中国梦”的新篇章,为开创中国文学的美好未来而携手奋斗。

梁斌曾说:“我是60年一贯制,做一名战士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并用我的作品参与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运动战斗终生。”80余载春花秋实,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对此作出了鲜明的诠释。梁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法清谈到,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力量,以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历程,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共产党也只有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中,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梦想这一真理。

天津市作协主席赵玫、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程良胜认为,梁斌奋不顾身投身革命,躬身践行深入生活,笔耕不辍记录时代,淡泊名利谦逊待人的品格魅力,彰显出他的平凡与卓越。朱老忠等人物形象开启了中国农民形象的新篇章,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今天再读他的作品,读者依然可以获得对当代中国的深刻体认,并从中汲取不断前行的动力。

评论家雷达、白烨、孟繁华等谈到,梁斌的作品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阅,时间的考验,影响了几代读者,这正体现了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我们应该关注他的作品的文学意义、价值意义,以及对当前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的启示性意义。

梁斌之子散襄军代表家属致答谢辞,并讲述了父亲的坚定信念、执着追求和文学理想。他回忆起父亲对手稿的珍视,几近哽咽。不管是下放劳动、遭遇地震,还是面对西班牙收藏者的高价求购,梁斌像收藏宝贝一样珍藏着他的手稿,直到将它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如今,这些一人多高的手稿在展厅里安然静默,讲述着一位人民作家对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情感。

纪念座谈会上,梁斌研究会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最新出版的梁斌作品。座谈会后还举行了“纪念梁斌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具有史诗品格,值得研究者深入阅读、思考。人们应当从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多个角度重新解读《红旗谱》三部曲,为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文化重构和审美书写提供精神资源和文化思考。

两岸新锐作家在杭州座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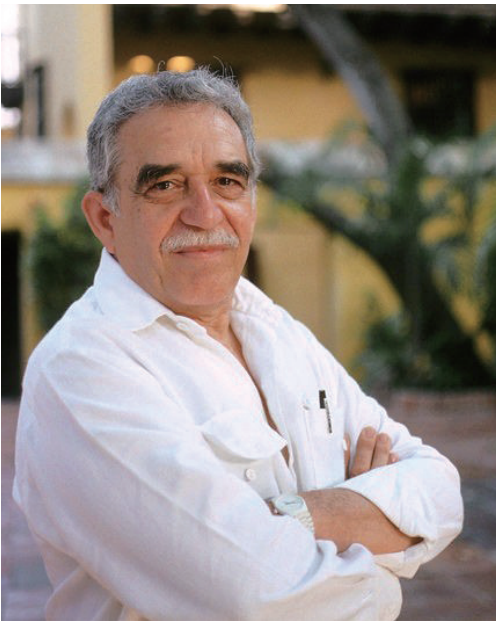
本报讯 4月19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浙江省作协联合主办的“2014两岸新锐作家创作座谈会”在杭州举行。

尽管大陆与台湾作家的交流已逐渐深入和多元,但两岸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面对面尽情畅谈文学的情况并不多见。在几天的会议中,台湾作家吴尚尧、许正平、谢文贤、苏飞雅、刘中薇、伊格言、杨美、徐誉诚、陈榕笙、黄琪椿与大陆作家金仁顺、梁鸿、冯唐、魏微、艾玛、黄咏梅、东君、路内、付秀莹、张楚、朱山坡、谢宗玉等24位作家畅谈自

己的文学写作,并就“文学处境与市场”、“当今时代的文学书写”、“网络时代的文学”等话题各抒己见,与大陆多家文学报刊的主编对话交流。

参加此次创作座谈会的两岸作家均生于上世纪70年代,如今正是汉语写作的中坚力量。参加座谈会的台湾作家除了致力于小说或散文创作之外,还有的从事了多年戏剧创作、儿童文学创作或创意写作研究。座谈期间,他们为大陆同行详细介绍了台湾文学写作者所面临的环境和挑战、作家如何在城乡环境的转变中完成自洽与创作、网络

时代部落格(博客)写作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台湾地区文化出版近况、市场对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改变等情况。大陆作家则从讨论多元化时代的文学现状到回望个人创作,内容不紧扣当下文学书写。在讨论中,两岸作家发现,尽管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生态不尽相同,但作为创作者,他们的关注与焦虑、面对的环境和挑战确有相似之处。而面对时代的喧嚣复杂,两岸青年作家的回应可概括为:坚定地写作,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写作的生长点,并不断寻找和调整适合的写作方式。(王杨)



非、苏童、北村、叶兆言更偏向于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但马尔克斯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正如评论者分析的那样,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都从马尔克斯那里获得了意味深长的启迪。2012年,莫言在获得诺奖的演说中曾谈到,马尔克斯曾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使他明白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在得知马尔克斯去世后,莫言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他说,我不能说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上确实没有一本小说像《百

本报讯(记者 王杨 李晓晨) “如果有一刹那,上帝忘记我是一只木偶并赋予我片刻生命,我可能不会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所想,但我必定会思考我所说的一切。”这是哥伦比亚知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99年被检查出淋巴瘤时写给读者的句子。15年后,北京时间4月18日凌晨,这位文学大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他回归到了只是一个木偶的简单纯粹,留给这个世界没有终点的解读和真诚透明的怀念。在他位于墨西哥城的住所周围,人们摆满了作家生前最喜爱的黄玫瑰,与他在作品里写到的死亡到来时的场景几乎一样。

1927年,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1961年移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克斯以天才般的智慧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作出《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族长的没落》《迷宫中的将军》等作品。1982年,他凭借《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也几乎成为他最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而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马尔克斯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名字。

他改变了中国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在长期的封闭之后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经验在与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碰撞中火光四溅,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遭遇新的麻烦。此时,中国作家从马尔克斯那里发现了灵感和摆脱困境的可能。评论家陈晓明谈到,当时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中国作家至少有了莫言、马原、扎西达娃、残雪、阎连科、韩少功、刘震云。先锋派作家余华、格

作家张楚对马尔克斯的“孤独”感触很深,他认为马尔克斯的经典性就体现在这里。“如今我们置身于喧嚣与骚动的年代,个体的虚无无论大到什么程度,都因为脆弱的特性,愈显得卑微无力。庞大的历史铺垫出了人生的荒凉,你必须学会和自己的孤独握手言和。”谈到马尔克斯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张楚说,马尔克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镜象语义,让后来者目睹了虚构的可能,“这也是我们旁观的绝妙角度,我们因此重新定位了身处的时代和自己的位置”。

对于国内很多青年作家来说,马尔克斯是他们文学谱系中的“教父”。徐则臣回忆,自己在写作之初把马尔克斯看作神一样的存在,整个大一、大二,他都在疯狂地寻找马尔克斯的作品,片言只语都不放过,但凡哪本书中收入了马尔克斯的一篇文章,一定要买下。他说,正是因为马尔克斯,19岁的自己才决意开始写平生第一个长篇小说,而且要写得和《百年孤独》一样长,这部半途而废的小说手稿,徐则臣一直留着。

作家李浩也把马尔克斯视为自己的导师之一。他认为,马尔克斯为文学拓展了可能,也让原本“边缘”的拉美进入到阅读的“核心”,让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想象以及梦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并获得了理解和尊重。“他的去世,让我感觉也是自己身体中某部分的逝去,然而在我的体内、文字中,包括世界,他也会获得无数次的复活。”

大师已去,但他留给世界的教益却长存。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马尔克斯仿佛密室的一道机关,触碰到的瞬间会激起人们长久的战栗和回溯,虽相隔遥遥,但却得到了不计其数的中国读者的共鸣,这就是文学经典超越时空的绝好例证。